一池秋意自疏狂

愉韻度曲 梁君度

Joy in Art 第四屆水彩畫暨畫家聯展「擁抱·未來」落幕，展方贈我一盒韓國水粉顏料，作為藝術交流之酬。精巧漆盒置於書案多日，我始終未輕易啟封。今晨推窗遠眺，雲光清淨，心閒手暢，遂鋪半生宣紙，調異國顏料試筆，融中西畫法寫秋塘暮景，便成此幅潑彩。

水粉質為膠質礦物顏料，覆蓋力厚重，厚塗乾後易生細紋，色澤略蒙灰調；若多兑清水調和，又能透出通透水暈，韻致近似水彩。我以半生宣為載體，此紙吸水有度，兼具國畫暈染氣韻與西畫疊色空間。顏料稠滯厚重，宣紙柔軟善納水色，一收一放、一剛一柔，兩種異域畫材碰撞，生出獨特筆墨色彩意趣。

整幅畫面冷暖二分，層次渾然。上半幅潑寫夕陽金暉，大塊暖黃淺白肆意鋪陳，筆觸鬆散隨意，任由顏料在紙面自然暈散，縱橫流轉，化作滿湖搖曳金波。下半幅由淺天藍逐漸沉澱為濃靛深藍，水色由淺入晦，摹繪湖水深處清涼靜謐之態。暖金與冷藍對峙於尺素，又相互滲透交融，靜止畫紙間竟生出流動光感，恍若落日真的墜入秋塘。

畫幅右側轉換筆法，取濃色厚筆寫殘荷。棕褐、藏藍重重疊疊壓於紙間，乾筆飛白勾勒枯硬荷梗，數點硃紅斜逸橫出，留存殘花餘韻。細長蘆葦線條縱橫穿插，筆鋒飄搖，似有秋風穿塘而過。左下角隨意點綴白、紅、黃碎色，可作飄零落瓣，可作水底游魚，亦可作夕陽碎影，虛實無定，不強求具象描摹。

此作核心，在中西藝術相融之探索。取中國宣紙承載傳統寫意筆意，借西方水粉表達光影層次；繪荷不求纖毫畢現，寫夕陽不細描分毫，唯求畫面氣韻充盈。秋塘自有蕭疏淡遠之態，落日自有溫柔綿長之意，胸中情志盡寄託於冷暖交錯的色塊，任由彩墨氤氳漫延。

作畫之道，從非逼肖物象，而貴神意完足；題詠之趣，不逐字句精工，重在情志真摯。一方華夏宣紙，一盒異邦顏料，半日揮毫潑彩，便將心中秋意盡付筆端。淡彩鋪處是平湖水光，濃墨堆處是殘荷疏影；厚色疊壓為沉沉暮色，薄彩輕掃為徐徐秋風。既不負展方贈禮之誼，亦不負此日清和閒適的大好光陰。

●筆者所作水粉畫《一池秋意自疏狂》。 作者供圖

電影中的弦光精神

姚弦雅音 姚珏

這個周日，我們的音樂能量計劃「弦光展現」音樂訓練計劃如期舉行開學典禮，新舊學員與家長齊聚一堂，暖意融融，也讓我心生無限感慨。

轉眼間，這項慈善美育項目，即將踏入第十一個年頭。計劃為基層低收入家庭的學童提供免費小提琴課程，提供他們登台機會，選拔組建「弦光展現」樂團，用音樂點亮孩子們的人生。很多孩子從我創立項目之初便加入，有的當年懵懂青澀，如今已是十五六歲、挺拔自信的少年。一路陪伴、一路見證他們的蛻變和成長，是我做美育最珍貴、最踏實的收穫。

事實上，我所實踐的弦光精神，在不少熱門電影中都有探討和思考。8月20日今年夏天最火的國產動畫片《八仙！》即將登錄港澳。這部動畫片雖然是取材於中國傳統神話，但情節卻是現代成長故事。

該片講述了呂洞賓學生時代受到漢鍾離師兄的影響，心懷正念，後來又幫助漢鍾離救贖自我，重新振作，聯手挫敗二郎神的陰謀。我覺得和弦光精神有相通的地方，第一就是年輕時受到愛和正能量的鼓勵，對於孩子的成長至關重要，電影中呂洞賓受到漢鍾離的幫助，真正點亮了他的人生，而弦光展現計劃，通過音樂對於孩子們的溫暖和鼓勵，同樣點亮生命，影響深遠。第二是關注基層的煙火氣，電影《八仙！》的成功正是因為它顛覆傳統八仙的敘事方式，把八仙塑造成不完美的小人物，但他們身上又體現出中華傳統價值，傳承團結，為大義捨私利，這得到了社會大眾的共鳴。我們的「弦光展現」對於基層孩子的關愛，也是希望真正通過美育教育，助力基層孩子的成長，讓音樂成為改變社會的媒介。受到關愛的孩子，才能真正懂得愛，懂得為他人和社會付出愛。

基層的孩子或許在物質生活方面遇到一些困難，我們通過音樂帶給孩子的，不只是嫻熟的演奏技巧，更是受用一生的品格與能力。通過音樂的練習，他們學會了自律堅持，學會了和他人的合作，學會設立目標、克服困難、為自己的人生全力以赴。音樂，悄悄塑造着他們的性格與心性。

弦光計劃中音樂還有一個重要的精神是傾聽，鼓勵孩子們自己的自信、領悟和改變。2024年有一部喜劇電影《抓娃娃》，講的是富豪父母為了培養孩子成才，竟然假扮家庭窮困，直到孩子大學前才發現真相。戲中的孩子在困難的條件下確實更理解父母，也相當自立，但另一方面當得知真相又不能原諒父母掌控他的人生。教育的關鍵還是在於傾聽鼓勵，幫助孩子自己的成長。

「弦光展現」11年的時光已經給出最好的答案。音樂未必能改變他們的天賦，卻完整沉澱了他們的韌性、專注力與底氣，真正讓他們自己在求學和人生旅途上更加從容堅定。

我們不求每一個孩子都成為職業音樂家，但我希望從「弦光展現」走出的少年，都能心懷熱愛、肩有擔當、眼裏有光，真正創造自己的美好未來。小小弦光終能匯聚成星河。

《四渡》中的女豪傑萬淑芬

想入飛飛 鄧飛

電影《四渡》的看點實在太多了，簡直目不暇給。香港很快就沒得看了，我忍不住「開小差」開溜北上又看了一回，可把我累的，但絕對值回票價。無論是從了解中國現代史革命史角度，還是從勵志角度，乃至於軍事上如何以沙盤推演、圖上作業指導作戰，都有看點。

這裏有一個配角挺讓人感到唏噓：貴州女豪傑萬淑芬女士，乃當時貴州軍閥王家烈的夫人。這位女士出身於貴州省銅仁市的名門望族，可以說文武雙全，不僅詩禮傳家，而且那手槍法之準頭，專業軍人也未必及她。但在許多通俗歷史作品中，這樣一位巾幗英雄卻完全沒有記載。這部《四渡》花了些許篇幅提及她，也算是能夠喚醒大眾對這位女英豪的認識了。

她的丈夫、貴州軍閥王家烈就沒有什麼好說的，其興也勃、其亡也忽，是軍閥史上的「快閃軍閥」。但萬淑芬女士卻是能夠做到力壓貴州全省，對丈夫的輔助可謂非常到位。但我真正想說的是，萬淑芬在貴州是山中猛虎（母老虎……），可以獨霸一方，但當遇上宋美齡這種國際級的玩家，就真的是遇上巨鯨了，完全是劉慈欣《三體》裏面所講的「降維打擊」。這部《四渡》把這一幕完全表現出來，看得人非常唏噓，為之扼腕。

具體情節我不劇透了，簡單講，宋美齡對萬淑芬是欲抑先揚，先褒後壓，把萬淑芬耍得一愣一愣，最後不僅徹底摧毀了萬淑芬的社會人設和聲譽，甚至可以說，徹底摧毀了她的個人自信。你再怎麼強，只要遇上維度比你高的人，摧毀你原來只是分分鐘的事，這多麼讓人覺得無奈，慨嘆於命運的捉弄。

我之所以被人物角色所觸動，是因為在我從事教育工作的20多年中，的確見過不少類似個案：在學業成績上，或者在體育運動場上，也可能在別的課外活動方面，有些同學在校內本來已經獲得學霸級的優異成績，但結果換成校際比拚，甚至全港比拚，乃至全國比拚，馬上就直面「一山還有一山高」、「天外有天」的強烈震撼。與你不是一個維度、不是一個檔次的更高水平學霸出現時，碾壓式擊敗你的那種不費吹灰之力，對原本自信洋溢的你的心理打擊，幾乎是摧毀性的。有些學生要尋求專業心理輔導，甚至要尋求精神科醫生，尤其是一些進入名牌大學神級學科的同學，壓力更大。所以我才說這部《四渡》的看點多，不僅僅是了解長征歷史，對於心理勵志方面，也有很好的啟示。

那時的秋

百家廊 袁星

不在農村老家住了，對四季的感知，明顯弱了不少。春夏秋冬，大體季節是知曉的。就算弄不清哪個節氣的具體時間，看看日曆就清楚了。

立秋了，秋天來了！我小時候，村裏的秋天是碩果纍纍的。那時，除了滿山果園和果樹，也會在空閒的地裏種些莊稼。黃豆、綠豆、豆角、地瓜、穀子、高粱、玉米、蕎麥啥的，有合適的地就栽種上一片。莊稼大都是自家種、自家收、自家用，幾乎不賣不買。

村裏的大人們，一天天的，從早到晚忙。小孩多，雖然貪玩，但也忙。力所能及的活得幹，也大都在幹。有時是跟着父母，去果園、地裏打打下手。有時是幾個小孩一夥，到山上薅草放羊。摘梨、摘山楂、摘蘋果時，小孩個矮，可以摘些低處的。實在夠不着，就蹲在樹下撿拾些掉落的，同時幫父母遞遞水果兜子啥的。刨地瓜時，小孩們跟在後面，把地瓜撿成堆、拾進筐或者用刮板擦片。曬地瓜乾時，把濕地瓜乾一片片擺平。拾地瓜乾時，幫着大人撿拾。有些活不能幹，有些活能幹，基本上次次都參與。

那時的我，對秋的認知是真切的。它就在我身邊，在我生活的角角落落，在每一個收穫的日子裏，可以看、可以摸、可以嗅、可以吃、可以聽。豆角長到半米長了，桃子紅彤彤青脆脆的，綠豆莢乾了黑了，只要睜着眼，秋就無處不在；蘋果的香甜，山楂的氣息，黃梨熟了的味道兒，一陣陣撲鼻而來；光滑飽滿的紅薯，裂開了的黃豆莢，脹鼓鼓的玉米棒，摸上去很踏實；秋蟲的鳴叫，早晚出現；渴了餓了的，想吃啥摘啥。常聽鄉親們說，待在老家那邊的山上，整個秋天不回家都餓不着。老家那邊的秋，尤其早晨傍晚，天高雲淡，涼風嗖嗖的，一出門就能感覺到。

那時的秋，天天有忙不完的農活。不是收穫着，就是在收穫的路上。秋天的氣味，秋天的顏色，秋天的風雨，隨處都能見到。停下腳步，可以摘梨吃，也可以摘桃、摘蘋果。興致來時，點上一堆火，烤地瓜燒豆莢，都不難。

秋的信號，在老家那邊的山山水水風風雨雨村裏村外田間地頭，看得到聽得到觸得到感覺得到。在那時的老家那邊，秋時時刻刻圍着你轉。不是你在刻意體會它，而是它在刻意讓你體會。

在小鎮上生活了二十幾年，離老家的村莊遠了，秋也不一樣了。這裏的秋，一早一晚的風，也涼颼颼的，但要小得多。這裏的秋，沒有隨處可以採摘的黃梨、蘋果、山楂啥的，也見不到黃豆、綠豆、地瓜、蕎麥的秧苗。沒有披上了秋色的山水田園，也感觸不到撲面而來的或濃或淡的秋的成熟的味道。這裏，更沒有談論着秋收話題的鄉親。沒有大人小孩一起忙秋的場景。小鎮上現在的秋，與老家那時的秋，差異巨大。

不在老家住，卻也常回去。農村老家的秋，也與以前不同了。山山水水還在，去往山上梯田的路，還比我小時候寬了平了。那時的路，全是靠腳走出來的小道，現在的路，都是2米多寬的大路。大多數路段，用水泥硬化着。以前去地裏幹農活靠腳走。現在，大多數路段，都開車。農用三輪車、摩托三輪車，在秋收時都可以派上用場，省時省勁還方便。但現在的秋天，村裏的大人、小孩都少了！六七個人圍着一棵幾摟粗的大梨樹摘梨搖梨的場景不見了，連大梨樹都罕有了。以前，大梨樹到處可見；現在，整個村都沒幾棵。

現在，農村老家的秋天，地裏幾乎找不到小孩。大多數孩子，隨父母進了城市，在那裏上學、在那裏生活。即便假期，也很少回來。就算偶爾回村，也不會和我們小時候那樣。他們不願意陪父母上山幫忙，也不會去山上烤紅薯燒豆莢。他們更想待在無風無雨不熱不曬的家中，陪着空調風扇、陪着手機電視，或玩耍、或學習。有時，我的心裏是矛盾的。跟大多數年輕人一樣，我也無法頻繁回老家幫忙秋收，卻又難以真正割裂開與農村老家的秋的關係。時常懷念小時候的秋天，卻無法也不想真的回到那時的秋天。

那時的秋天，收穫季太忙太累，肩挑背扛太辛苦。可那時的秋又確實比現在的更真切，那時的我們，從早到晚從頭到腳都被秋包圍着。烤地瓜、燒豆莢、摘黃梨，那時那些屬於秋天和小孩的樂趣，現在的小孩根本就不知也不懂。那時的秋，是那時的。老家的秋，是老家的。此時此地，回憶回憶可以，議論議論也行，但最須做好的，還是「面對」。面對現在的眼前的不一樣的秋，以及與之相關的一切！

豪仔的創傷

爽姐私語 林爽兒

那則大狗咬死小狗的新聞，令人愈看愈難過，以至網上片段也不敢看。

我養了狗狗幾十年，全部是領養的小狗，因為都是小狗，所以甚少帶牠們外出，要出去也必定用牽引繩，而且只帶牠們去附近沒有太多人的地方，就是擔心有上面小狗被噬的恐怖情況出現。

去年我的小狗病逝，自覺沒有能力再照顧，也就不再領養了。女兒有隻比高犬算是中型犬，女婿非常謹慎小心，帶出去兩條繩在身，同時少與其它狗狗交流，同樣怕會發生意想不到的事情。

現在有不少地方都可以讓狗狗進入，公園、餐廳都有狗狗的位置，那都是必須有主人帶着進入的，我家附近也有狗公園，公園特別分開大狗、小狗區域，相信都是怕發生意外。但現在的一些新商場也容許主人帶狗入去逛逛，於是便見到主人用車載着大狗、小狗逛，但原則上是不准落地，儘管有些設有落地區，也必須有牽引繩和口罩，都是保障大家的安全。如今發生這樣的情況，確實令人難過。

作為主人，實在要學好怎樣處理意外，尤其是大狗的主人，在那樣的突發情況下，如何制止情況惡化，那是一大學問。此際我想起一個人，一個小時候被大狗發狠地咬過頭頂，便是近期一家人成為新聞人物的李家鼎兒子李泳豪（豪仔），他1歲的時候被家中的都柏文狗咬過頭頂，媽媽施明發狂地扯開狗口，豪仔頭頂嚴重受傷，施明立即抱住他衝去家附近的法國醫院，醫生也被嚇壞，立即做手術替他縫了160針保住命仔。

儘管豪仔小時侯受很大的創傷，但如今他仍然喜愛動物，他更養了八哥犬，又養了西施，而特別的是他太太乃是寵物美容師，二人對動物那份愛心，令豪仔小時候的重創傷痛被撫平了，當然他們都已經知道怎樣處理突發事件，包括對動物和對人。

●這幾個拍檔知道豪仔（中）頭頂縫過160針嗎？ 作者供圖

逼真還是抽離？

路地觀察 湯禎兆

成為全球話題的打鬥電影《火遮眼》，以極致的血腥暴力與痛感，讓無數觀眾看得血脈沸騰。我雖然不是一個標準的硬核影迷，卻也能強烈感受到一股濃烈的電玩遊戲色彩。

嚴格來說，《火遮眼》並非如《浪客劍心》或《海賊王》般擁有動漫原著基礎的「2.5次元」改編作品。它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真人原創劇本，但奇妙的是，其核心趣味恰恰在於營造了一種「用真人演繹動漫遊戲」的奇觀。電影採用了暗黑復仇題材，將情節推進設計成「過關斬將」的模式。主角從鬧市街道一路殺到廢置工場，再激戰至警局，每一個場景的轉換，都像極了格鬥遊戲中的關卡升級。

這種強烈的「遊戲化」設定，帶來了一種非常弔詭的觀影體驗。片中不乏咬穿喉嚨、萬箭穿心等百分之百由真人肉體承受的殘暴畫面，但當觀眾一路看下去，卻會神奇地產生一種「抽離感」。那些本該鮮血淋漓的現實角色，彷彿在密集的感官刺激中被「異化」成了遊戲裏的虛擬組件。我們一邊驚嘆於畫面與音效的逼真，一邊卻在心理上與真實的死亡痛苦保持距離。這不禁讓人反思：我們在銀幕上追求的，究竟是血淋淋的現實「真」，還是一種被異化的虛假趣味？

這種體驗並非現代科技的獨創，它直接讓我想起了邵氏大導張徹的「暴力美學」。在張徹的代表作《新獨臂刀》或《五遁忍術》中，那些驚世駭俗的斷肢流血與「盤腸大戰」——主角即使腸子流出、握在手中依然能戰鬥到底，或者殘疾義士裝上鐵肢武器化組成奇觀招式——本質上也是將原本不可直視的殘酷血肉，轉化為一種高度漫畫化、遊戲化的視覺符碼。

張徹的陽剛慘烈與《火遮眼》的現代狂飆，在時空上互為對照。主角們那種「打不死」的掙扎，正是電子遊戲裏「無限續關」的核心精神。歸根結底，不論時代如何轉變，觀眾坐在黑暗的戲院裏，追求的或許從來都不是真正令人作嘔的現實暴力，而是在極致逼真的視聽技術下，享受那份因為「遊戲化」而得以安全抽離的虛假刺激。

普通人離數學有多遠

鵬情萬里 趙鵬飛

兩位年輕的數學家王虹和鄧煜，雙雙摘得今年的菲爾茲獎，這也是首次有中國籍數學家獲得這項被稱為數學界諾貝爾的殊榮，且一次就是兩位。媒體和大眾熱議之餘，都很想知道，他們究竟在數學領域做出了什麼重大突破？廣西日報為此刊出的報道《王的猜想》，一度還因為標題出圈而洛陽紙貴。

35歲的王虹是因解開百年難題「掛谷猜想」而獲獎，37歲的鄧煜則是因其在偏微分方程領域的開創性貢獻，獲此殊榮。大眾媒體和各路自媒體博主，努力通過各種類比的科普手段，試圖讓公眾明白，什麼是「掛谷猜想」，破解之後會給數學的發展帶來怎樣的改變？什麼又是「偏微分方程領域的開創性貢獻」，這個貢獻可以給人們的生活帶來哪些改變？很可惜，至少如我一樣的大部分普通人，在閱讀和聽取了多種科普後，除了由衷欽佩兩位數學家過人的智力和專注力外，對於他們所取得的數學建樹，仍然一腦子發泡膠。

普通人與數學的距離到底有多近呢？把數學轉換成計算，它可以是菜市場裏為了幾毛錢的討價還價，是按揭房貸時精打細算的利率，是開車導航時為了避開擁堵實時變幻的路徑。

普通人與數學的距離到底有多遠呢？微積分、拓撲、數論、王虹研究涉及的傅立葉分析、局部平滑猜想，鄧煜推導出的玻爾茲曼方程、從非線性色散系統推導出的波動力學方程，以及發展了非線性動力學的幾率方法……這些看着就眼睏的術語，猶如一顆一顆堅不可摧的鑽石，光芒萬丈地在普通人與數學之間，築起了遠超認知和能力的屏障。

華為創始人任正非在一個採訪中曾說，晶片只靠砸錢遠遠不夠，要砸數學家、物理學家、化學家，華為願意走到全世界，去尋找那些頂尖的數學頭腦。因為華為很早就看懂一件事，每一項技術最後的天花板，不是零件，不是工廠，而是數學。5G極化碼的起點，是土耳其教授一篇薄薄的數學論文；手機鏡頭拍攝功能的日臻強大，是無數演算法以數學重構光影；海量基站之間複雜的干擾、算力調度、密碼安全，背後都是方程、概率、優化模型在悄無聲息地支撐。當一切物理手段的硬件迭代，漸漸逼近極限，數學就成了破解困局重開新局的鑰匙。

計算是普通人的柴米油鹽，數學是數學家的星辰大海。這兩者是一種奇妙的互文。沒有普通人柴米油鹽裏的計算，數學就失去了扎根的土壤；沒有數學家仰望星空時的浪漫，人類的思維就永遠無法觸及宇宙的邊界。數學家們日復一日的追尋推導，看似全然游離在世俗生活之外，終有一日，還是會踩着風火輪回到煙火人間，改變我們存在於這個世界的各種方式。

●熙熙攘攘的街頭，數學應用無處不在。 作者供圖